

龍吟
獅吼

青雲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龍吟獅吼

青雲 著



0000028487

安徽文藝出版社

366785

第三十四章 茶坊里

崦嵫日落，薄暮时分，彭宗铭与欧婉丽才尽兴游归。

这时，痴婆子薛玲玲的住处，添了一位不速之客——茶客于七！

当彭宗铭同欧婉丽刚一踏进屋，立刻惊讶而喜悦地叫道：“于伯父！”

茶客于七来此已有时辰，早从众人的口中得知与彭宗铭别离后的一段经过，以及正与儒侠欧振天的掌上明珠婉丽姑娘一同外出游玩的情形，所以不回答彭宗铭，而特意向婉丽多看了一眼。

这时，儒侠欧振天指着于七，对婉丽道：“丽儿！快来拜见这位于伯父！”

欧婉丽莲步轻移，娇羞地向茶客于七施了一礼。

茶客于七和彭宗铭谈了几句别后如何的话，又继续俩人未进屋前尚未说完的话。

茶客于七道：“……这次来扰白云山的，由菩提门四大掌门之一的血影怪客杜训带领，其中除了三怪四修罗，尚有离

魂魔娘郑喜，还有一位息隐江湖多年的邪门魔头野山驼翁姜明。所以，此番菩提门倾巢出动，可说不同寻常。

据咱于七从武林传闻听来，菩提门所以大肆进逼白云山，其中有几段恩怨纠缠，离魂魔娘郑喜乃是菩提门四大掌门中，珠蕊宫主卓英的师妹，而郑喜在豫而外方山鹿鸣肆离魂寨，又遭了痴婆子薛道友一场奇耻大辱……”！

一边的痴婆子薛玲玲忍不住嚷道：“这小妖婆不要脸，她掳夺了咱老婆子的徒儿，自己不认错，反说别人惹了她，气死人了！”

梁上客廖清，冷冷地插嘴道：“其实说来亦不能算是一桩大事……只是两个婆子，争风吃醋，争夺一个小丈夫而已……”

梁上客廖清毫无顾忌地说出这话，差点把痴婆子气得晕死过去。她怒吼道：“你这瘟贼！小偷儿！你怎么老是挖你老娘的疮疤！”

原本肃穆气氛，经他们二人一逗，不由又轻松起来。

茶客于七，接着又道：“菩提门蜀地分坛坛主，是武林四修罗中走壁铁尸付邦。分坛被我等摧毁，付邦一身武功被废，逐走西倾山，而走壁铁尸付邦，乃是菩提门四大掌门中血晕怪客杜训的弟子，而杜训却是落居在此地的断脚老人乙欧子的叛门逆徒。

关于乙欧子的行踪，菩提门爪牙早已传报西倾山，所以，血晕怪客杜训这次要借机除掉心腹之患。”

见众人都在肆听他说话，茶客于七喝口水，又摧着道：

“武林三怪来扰白云山，拿江湖惯例说来，将其断手断足，甚至断头都可以，却不该将他们一身衣衫剥得精光，逐下白云山，这主意未免太缺德。难怪他们恼羞成怒，要舍命再上白云山一拼。”

痴婆子薛玲玲狠狠地瞪了梁上客廖清一眼，大声骂道：“都是你这见不得人的小偷儿，想出这下三流的怪主意！”

梁上客廖清一摸唇上的短须，不服气地冷冷道：“老闺女！做人可不能恩将仇报。要不是咱廖清替你出主意解围，说不定……”

梁上客说出这话，痴婆子只好住口，但仍气呼呼地生闷气。

众人哈哈大笑，而彭宗铭一边笑，一边偷偷地看着躲在父亲怀里满脸羞红的婉丽姑娘。

茶客于七，郑重地接道：“菩提门不远千里大动干戈来犯白云山，咱们亦须有一个周密的计划防范才是……”

梁上客廖清似乎想打破眼下这种紧张的气氛，从鼻子里“哼”了声，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了！”

茶客于七，转首向梁上客故意问道：“穆英雄，于某愿聆听高见！”

梁上客廖清一摸唇上短须，应道：“这桩事太大啦，几句话解决可说不清楚，咱们得从长计议，商量一番才行……”

茶客于七，以为他不过又跟平常一样动动嘴而没实际功夫，所以微微颌首，便不再追问下去。

痴婆子薛玲玲，不屑一顾地道：“茶坛子！别理他！他除了嘴里那点东西，能说出什么道道来？！”

梁上客被挖苦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心知痴婆子不相信他的话，重重地叹口气，打算就此缄口不语了。

儒侠欧振天，阻止了痴婆子，而道：“廖英雄！依你看来，应该如何？”

梁上客廖清报复似的朝痴婆子瞪了一眼，报着，环视众人，数着报头报缓道：“这次来犯白云山的孽障，以菩提门四大掌门之一的血影怪客杜训为主，统率武林三怪四修罗，离魂魔报郑喜，和一个息隐多年的邪门魔头野山驼翁姜明……光这个打头的算来就有十人。

“咱们这里呢，连同里面闭眼睛，打瞌睡的断腿老娃娃乙鸽子算在里面也只有八个人。

“人数上，这些兔崽子占了优势。咱们现在只有运用奇兵突出之策，再加上以地利之宜，才能把这些龟孙子杀得片甲不留！”

梁上客廖清一改往常诙谐成性，玩世不恭之态度，而说出这等有有条不紊的话来，在场众人，莫不感到愕然。

儒侠欧振天点头称道：“廖英雄此说甚是。那么，请教廖英雄我等如何取得地利、人和的优势呢？”

欧振天停顿了一会，报着问道：“廖英雄，你既有此观点，想来必有更妙的下文。不妨说来与我等共同商议。”

梁上客廖清道：“咱们这里几个人，来个大圈圈围小圈圈，在小圈圈里再推出一位大将，指挥三军。叫这些兔崽子们来

一个宰一个！”

说到这里，他又侧首向沉思中的茶客于七看了看，道：“茶坛子！咱廖清就说到这里了，接下去的该是你啦！”

茶客于七，果然领悟他的语意，也不谦让，便接着道：“廖英雄主意不错。目前时间匆促，子某尚缺此地的地形资料，还要再费一番周旋呢！”

在场的其余人，恐怕除了儒侠欧振天可能稍有领会他们的语意外，其他的都还不解其意。

梁上客廖清听茶客于七终于点到关键事情上了，很是高兴，从衣袖里掏出一卷纸，摊在桌上得意地朝众人看了一眼，向于七道：“茶坛子，咱廖清早有这番主意，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咱廖清对别的什么怪名堂都有两下子，就是这河图洛书，奇门八卦之学，却是一窍不通。

现在你茶坛子就是这东风啦！咱们合演一出火烧赤壁怎么样？把个‘杜阿瞞’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

梁上客拐弯抹角地说出这些话，众人这才明白，是要在白云山痴婆子薛玲玲的住处附近，设下奇门八卦的治敌阵势。

茶客含笑点头，细看桌上的这张地形详图，不禁脱口而出：“好一个人才！想得居然这等周到！”

众人挨桌坐了四周，围观这张地图。梁上客一边指了自己所绘的图上各地，一边解释道：“这里是总崖峰腰……这里的一片树林，绕围着有一条深有五丈，滑润无比的青苔沟……这是沿着峥嵘山势，深嵌在山隐处的曲径回道……这是……”茶客于七和儒侠欧振天二人，不断地颌首称是，相互

赞叹的看一眼。

酒丐康武却看直了眼。仿佛从梁上客廖清身上他发现了
一桩意外的奇迹似的，道：“小偷儿！你还真有这一手？！偷
偷摸摸地竟把老乞婆这几间草房子的风水图都画出来啦！”

痴婆子也圆睁了二只怪眼，诧异地直看了桌上那图，她
好像也是第一次发现梁上客廖清居然还能有细心，不由心生
由衷的激赞，也就没理会酒丐康武的调侃。

茶客于七凝神沉思了许久，才缓缓地道：“廖英雄果然才
智超绝！桌上所绘的这张图，如果我等能善于应用，定能叫
菩提门与三怪四修罗等人难占一丁点便宜。”

茶客于七，梁上客廖清等七人，在白云山痴婆子薛玲玲
的居处附近，做了一个周密的防范与布设，专候着山雨欲来
的突变！

茶客于七带来白云山的一辆驭风逍遥车，别具匠心，清
致绝伦。断腿老人乙鸽子，闭门禅坐，精练太乙归禅功后，试
用这辆驭风逍遥车，极为满意。被叛门离师的逆徒血影怪客
杜训截去双腿，又囚禁石室三十余年，如今，有了这辆驭风
逍遥车，虽不能恢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当年的神采，但无疑
也给他要手除杀师的逆徒增添了更强的信心。

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至少还缺两
个人。一个则是平常与茶客于七形影不离而突然别去的烟翁
任九龄；另一个则是传授彭宗铭饿狗吃巴掌的疯癫僧乙乙和
尚。如果这二人亦来白云山，那么，烟酒茶客疯癫僧，风云

际会白云山，江湖上又是一段佳话。

为了要应付白云山将来临的突变，本来僻静的痴婆子薛玲玲的居处，突然显出紧张的气氛来。

梁上客廖清带了彭宗铭与欧婉丽二人，时常装扮成各类人，去白云山山麓的广顺集小镇上，探听不速之客的来临！

这天，梁上客漱洗一番后，照例又带了二人下白云山，来到小镇上！

广顺集小镇直街南首，有一家铺面装置得颇干净的茶坊。梁上客侧首向落后一步的彭宗铭欧婉丽看了一眼道：“咱们到这家茶坊歇息一会。”

彭宗铭笑道：“廖师叔，茶比酒实惠，喝了不会醉，咱们多坐一坐亦无妨。”

茶坊店伙手提大茶壶见外面进来老少二个皮肤黝黑的庄稼汉子，与一个妙龄村姑，上前招呼道：“三位来啦，里面有干净座儿！”

梁上客廖清大摇大摆地带了二人跟店伙走进店铺，在墙角的一张云桌边坐下。这天正是广顺集小镇逢集，不但直街上热闹非凡，这家茶坊里亦是高朋满座。

店伙端上茶水，梁上客廖清朝欧婉丽看了一眼，对彭宗铭道：“小娃儿！你还记得过去咱们上欧庄你歌伯父处去时，廖师叔曾跟你说过的的一句话？”

彭宗铭认真地想了想，最后才摇头道：“廖师叔，你跟铭儿说过的话太多啦，铭儿不知道你指的是哪句话？”

梁上客生气地瞪他一眼，骂了声：“没出息！”接着才道：

“你上欧庄时，廖师叔叮嘱过你一句话，要娶好婆娘，就得要大胆、心细和厚脸皮……敢情你是全忘啦？”

他出言无忌，一旁的欧婉丽顿时俏脸变得通红。少女的心原来就异常敏感，何况是她这么一位聪慧的姑娘。彭宗铭涨红了脸，偷偷瞥一眼对座的欧婉丽，呐呐地道：“铭儿还记得……”

梁上客廖清道：“一样的一句话用在什么地方都行。娶婆娘时，用得着胆大心细厚脸皮，此番咱们应会这些龟孙孽障亦可以用这句话……”

彭宗铭从壶里倒一杯茶，恭敬地递给梁上客廖清。他喝了口，摇头晃脑地接着道：“胆大不吃亏，心细占便宜……至于厚脸皮嘛！当然可以在遭难时逢凶化吉啦！”

彭宗铭没有很快回答。他毕竟只是初涉尘世，对这位廖叔父的见解还不能完全领悟。

梁上客说到这里，陡然轻叹了口气，这倒是极少有的事。只听他接着又道：“人生在世，修身善道，不能忘其本，而应忠于社稷，尊亲尽孝，锄恶助弱，济人于危！”

你小娃儿虽身世伶仃，遭受苦难，幸而皇天有眼，加之你勤学苦练，以至有今日的成就。铭儿你可不能忘怀生身父母被害之仇，恩师惨死雪地之恨哪！”

彭宗铭听到这里，又触起心头痛事，两眼禁不住又浮上一层隐隐的泪光。他缓缓答道：“廖师叔，您这番话铭儿永远不会忘记的！”

因为提起了刻骨的家仇师恨，所以，彭宗铭也不再疑虑

何以平素诙谐成性的廖师叔会突然说出这样郑重其事的话来。

梁上客廖清又喝了口茶，抚慰似地又道：“小娃儿！记着！男儿有泪不轻弹！眼泪是女人家的玩艺，你用不着，只要你时刻将这些深仇大恨牢记心中，将来，为他们报仇雪恨！”

彭宗铭赶紧用衣袖擦去泪渍，应声道：“廖师叔！铭儿听你的话……”

刹那间，梁上客廖清在彭宗铭的心目中，又有一番新的形象。

第三十五章 米粒钢珠

彭宗铭对他的廖师叔，又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他看清在一副玩世不恭的外表下面，掩藏着廖师叔热忱而正直的内心世界。

这时，梁上客又道：“这次血影怪客社训会同三怪四修罗等来犯白云山，正是你对亲仇师恨有所交待的时候了！”

说到这，他又想起了一桩往事，道：“上次武林三怪来扰白云山，本来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处于死地的。唉，你廖师叔本想用小鱼钩大鱼之计，把四修罗诱来此地再把他们一网打尽，谁知大鱼固然来啦，连海龙王也一块儿来了，倒真是意料之外的事！”

梁上客说到这里，朝他们两个年轻人看了一眼，又道：“为了这桩事，咱廖清可是费了不少心机，在痴婆子的居处附近绘了那张地势详图就为准备着随时应付三怪四修罗来犯白云山！”

这次虽然血影怪客社训，离魂魔娘郑喜和一位隐迹多年的邪门魔头野山驼叟姜明都一块来了，可是咱们这有茶客于

七，你于伯父可是精研奇门八卦的行家里手，把咱绘成的这幅地势详图，来个去芜存菁，再应付这些兔崽子就绰绰有余啦！”

彭宗铭不住地点头，十分注意地听梁上客廖清说话，听到这里，他突然插嘴问道：“廖师叔，咱们这次的扮装，会不会被武林三怪认出来？”

梁上客里得十分自信道：“你廖师叔给你们涂的这几种不同色的‘易容粉’，每种涂在脸上后，能保持前后六个小时。何况咱们的衣衫已换，这些兔崽子们眼神再厉害，亦看不出咱们的本相！”

就在他们轻声说话时，离他们三四桌远的地方突然传来一阵“哇哇”的怪叫。

彭宗铭与梁上客停下话语，不约而同地朝响处看去。

只见两个疾服劲装的汉子，一个削瘦的背影，已从椅子上翻倒在地，另一个身形肥硕举止粗鲁的汉子，却是两手掩脸，仍不住“哇哇”地怪叫，从他掩脸的手掌指缝里，一滴一滴的血还在一个劲地往下流。

彭宗铭与梁上客廖清互相对视一眼，不知这是否就是菩提门中的人物？

彭宗铭无意间抬眼朝欧婉丽瞥一眼，正见她螭首低垂，拿了条粉红的小手绢，轻掩着樱桃小嘴，想笑而又不好意思笑出来。

梁上客廖清这时也注意到了，转过头来也疑惑地望着她。

欧婉丽一对晶莹澄澈的美目，向他们两人掠过一眼，轻

声道：“这二个坏蛋老是贼溜溜地朝这边看，真叫人讨厌！”

梁上客听得心一奇，暗自忖道：“照婉丽姑娘的口气，这二个汉子莫非是给她惩治的？可是他们离这里有三四张桌子远，而且自己跟小娃儿说话时，她也没离开过半步……”

梁上客廖清刚把眼光转向彭宗铭，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答案，他已经“噗嗤”一声笑出了声，故作神秘地道：“廖师叔，您不知道吧，婉丽姊姊练有一门玄妙上乘的秘学呢！她可以不用刀剑拳掌，隔着三四丈远，就能把敌人置于死地呢！”

梁上客略有些怀疑地向婉丽那张艳若春花的粉靥看去。

彭宗铭以为他不信，又道：“廖师叔！您若不信，我们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叫婉丽姊姊练给您看！”

这时方才受伤倒地的汉子，已被另一个打伤脸的汉子搀扶着走出茶坊。

欧婉丽听彭宗铭在这位廖师叔跟前，把自己描绘得玄乎其神，不由樱唇微绽，浅笑盈盈。

三人又坐了会，说着闲话，彭宗铭突然按着肚子，大声道：“怎么肚子饿得这么快？”

梁上客笑道：“小娃儿，浓茶喝多了肚子里东西就消化得快了。你一口连一口的猛喝，肚子当然饿得快啦！”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道：“咱们走吧。去找一家酒店填饱肚子后，就回白云山。今天一天也有所交待啦！”

三人离开茶店，随便找了一家食铺，要了些酒菜，吃起来。

梁上客廖清，边吃边留神观察周围的食客。

突然，他轻声对彭宗铭道：“小娃儿！你看看左侧第四张座位上的美貌少妇是谁？小心点，别大意！”

彭宗铭转首朝左侧看去，不由大吃一惊。他轻声道：“廖师叔！他们果然来啦！这少妇不就是上次咱们上外方山鹿鸣峰见到的离魂魔娘郑喜吗？”

他又看一眼向梁上客道：“廖师叔，那少妇对座的驼背老头儿是谁呀？怎地只来了三个人？”

梁上客沉吟半晌道：“这驼背老头儿，恐怕就是茶客于七所说的，野山驼叟姜明吧。”

三人匆匆用罢膳食，一路直奔白云山。在食铺中所见的事自然是由梁上客廖清向山上的众人详细叙述了。

登白云山时，梁上客廖清突然对彭宗铭道：“小娃儿！刚才在茶馆你说你婉丽姊姊身怀绝技，不用刀剑拳掌，隔三四丈远处，就能将敌人处于死地？”

说着，不待彭宗铭回答，转向欧婉丽道：“婉丽姑娘！此地是块数十丈方圆的山谷平地，能不能就在这里比划比划，叫你廖师叔也开开眼？”

欧婉丽嗔怪地朝彭宗铭看了一眼，似乎怪他在廖师叔面前将自己夸得那么神。想了一想，便道：“廖师叔，其实婉丽并不像铭儿说的那么神，廖师叔见了会笑话的。不过，既然廖师叔执意想看，那婉丽就遵命献丑了。只是不知廖师叔可否能帮个忙？！”

梁上客廖清，只要欧婉丽答应露一手，便问：“要你廖师叔做什么？”

欧婉丽顿了顿，狡黠地细声细气地道：“烦请廖师叔做个活人靶子！”

廖清一听，心说这女娃子可不简单，说出话来一点不管谁是谁。心里不乐意，自然就拉长了脸道：“我说婉丽姑娘，衣囊破了可以再添一件，这命儿丢了可找不回来啦！你廖师叔给你当活人靶子，倒没什么，可要是糊里糊涂死了，那阎王老子跟前可交不了帐啊！”

欧婉丽拿了块小手绢掩着半个粉脸儿，偷偷地笑，不过她话说出口可不饶人：“廖师叔！没想到你这个大男人，还这样怕死？！”

梁上客廖清，张着嘴半天答不上来，憋了半天才冒出来一句：“我的姑奶奶，要是大男人都不怕死，天底下可就没爸爸啦！”

欧婉丽猛听此言，又羞又臊，掩着脸转过身去。

彭宗铭帮着欧婉丽道：“廖师父！做活人靶子不一定都死的，婉丽姊姊不就是想让你亲眼见见她的绝技吗。是您自己想看的。”

看看梁上客廖清还是不敢，他又对欧婉丽道：“丽姊！要不就让我来当活人靶子吧。过去，薛老前辈跟我说过，廖师叔生性胆小……我看就算了吧。”

这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梁上客廖清平生最恨的就是别人说他胆小，何况彭宗铭还说是痴婆子薛玲玲告诉的，他知道是指他专门摸暗径，走黑道的偷摸行径而言。

梁上客廖清一改往日对彭宗铭和颜悦色的态度，脸红脖

子粗地嚷道：“小娃儿！目无尊长，简直是胡说八道！你廖师叔儿时胆小怕死过？！”

欧婉丽嘟着小嘴撒娇地道：“廖师叔真是的，又想叫婉丽露几手，又不肯帮忙，烦死啦！算啦！咱们别老耽在这里，快走吧！”

梁上客廖清可是满肚子的不是滋味，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只听他大声道：“好！婉丽姑娘，你廖师叔答应了，就当回活人靶子！不过……”说到这里，口风一转又道：“你廖师叔可有言在先，咱充一回活人靶子可以，你可不能伤了我！你廖师叔还得回去商量对策对付那帮进犯白云山的坏人呢！”

欧婉丽小嘴一嘟，不乐意地道：“咱不来啦！明明是你廖师叔吩咐的，倒像是咱小辈，故意要捉弄您长辈似的！”

梁上客廖清哭笑不得，心知是遇上对手了，平素自己挖苦起别人是张口就来，这会子却被个小丫头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欧婉丽见廖清不再有异议，轻咬手绢角得意地笑了一下，娇媚中带了一份顽皮，似乎在考虑如何来完成这幕闹剧。

停了一会，欧婉丽收敛笑容，故作正经地道：“廖师叔！你站在前丽三四丈远处，闭眼，这样就行啦！”

梁上客廖清一听，心里不由嘀咕，可在晚辈眼前又不能沉不住气，也只得听任她的摆布。

彭宗铭也在一旁凑热闹，笑吟吟地向梁上客道：“廖师叔！铭儿喊一二三，数到三时，您老人家就睁开眼，行了吧？”

梁上客廖清，平时可是个专会想些刁滑古怪的怪行为来